

§ 穿越西奈沙漠(2)



§ 巴蘭曠野

離開塞拉比特·卡迪姆礦區時，天色尚未完全轉亮。
礦坑邊緣的石壁在晨風中泛出黯淡的綠藍色，那是被反覆開採後仍不肯褪去的礦痕。畢達哥拉斯沒有回頭。這裡的神已被人呼喚過太多次，再停留，只會被既有的名字牽住。

他們沿著乾河谷向西行進，刻意避開群峰之中最顯眼的那一座。

西奈山的輪廓在遠方浮現過幾次，像一塊過於清晰的陰影，每當路徑自然朝那個方向收攏時，薩戈便提前改變風向，讓腳步重新偏離。

「那裡的風已經學會回應祈求了。」她說得很輕，「我們不去。」

地勢逐漸降低，岩層變得鬆散，沙開始覆蓋舊有的道路。

瓦迪·菲蘭(Wadi Feiran)的支流在某處消失，只留下斷裂的河床與難以辨認的方向。再往前，地圖失效，路徑只剩下地形本身。



當最後一段山影退到身後，前方展開的是沒有邊界的荒原——巴蘭曠野(Paran Wilderness)。

這裡沒有標記，也沒有指引，只有偶爾下沉的風與過於安靜的地面，提醒他們已經離開了所有被記錄的世界。

畢達哥拉斯知道，他們走對了。

瓦迪·菲蘭的乾河道在身後逐漸消失，最後一段殘存的礫石坡也被夜色吞沒。再往西行，連偶爾出現的礦工遺痕都不復存在，只剩下被古老文獻含糊指稱為「巴蘭曠野」的廣闊荒原。

這片曠野在地圖上從來沒有清楚的邊界。對後世而言，它只是西奈南部一塊被略過的空白；對更早的人來說，這裡曾經太過豐饒，又太過危險，不適合留下名字。

沙漠在日落後迅速冷卻。

白日裡仍在翻滾的熱浪退去，只留下粗糙的岩面與層層堆疊的暗影。遠方沙丘像靜止的浪，一道一道凝固在暮色之中。畢達哥拉斯站在高處，斗篷在風中獵獵作響，腳下的地面卻異常安靜——安靜得不像沙漠。

§ 巴蘭曠野的試探

沙丘的形狀，在夜色中悄然改變。



不是移動，而是失去原本的連續性，彷彿某種沉睡已久的結構，終於在地底完成了一次緩慢的翻轉。沙粒沿著一條不屬於風的方向滑落，露出下方暗色的甲殼。

起初，沒有人認出那是什麼。

那東西太過完整，也太過安靜，像是一段被埋藏的時間本身。直到尾端的弧度在月光下微微浮現，畢達哥拉斯才意識到——那不是岩層。

而是一具仍然保持形狀的身體。

蠍。

這個名字在心中成形時，已經顯得過於輕巧。

牠的甲殼布滿古老的紋路，既不像傷痕，也不像裝飾，更像是被長時間承載後自然留下的痕跡。尾鉤低垂，沒有任何戒備的姿態，彷彿攻擊這個概念，早已不再適用於牠。

牠沒有看向任何人。

牠只是停留，像是在傾聽一個比地表更深的節奏。

瑠珂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沒有落下。

她能感覺到地層在那一刻完全穩定下來——不是因為恐懼，而是因為被確認。

優媞婭忽然明白了。

這不是守衛，不是試煉的對象。
而是仍然留在這裡、替某個沉睡世界感知地表狀態的存在。

片刻後，巨蠍緩慢地沉入沙中。
沒有聲響，沒有塌陷。

沙丘重新合攏，彷彿什麼也沒發生。

但巴蘭曠野已經給出了答案。

§ 入口前廊

巨蠍消失之後，夜並沒有恢復原狀。

月光仍在，但沙丘的陰影不再移動，彷彿風忽然忘記了自己原本的方向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，清楚地感覺到——不是他們在等待，而是地面正在完成某種最後的調整。

瑠珂最先察覺異樣。

她往前踏了一步，卻在腳掌落地前停住。
不是因為危險，而是因為——地面沒有給出承受的回饋。

她改變角度，再踏一次。

這一次，腳穩穩地落下。

沒有下陷，沒有鬆動。那一小片沙地，像是忽然記起了「如何成為道路」。

「不是路出現了。」她低聲說。
「是重量，被接受了。」

前方的沙丘輪廓開始變得模糊，不是消散，而是失去高度的意義。

坡度仍在，卻不再需要判斷；方向仍然存在，卻不再需要選擇。

薩戈試著感知風，這一次，風回應了。

不是吹拂，而是一種極均勻的流動，沒有起點，也沒有終點，只是將空氣穩定地維持在可呼吸的狀態。風不再是元素，而成了空間的一部分。

「這裡不再是地表。」她說。

優媿婭往前走時，第一次感覺到腳下傳來微弱的涼意。不是水，而是水曾經長期存在過的溫度，被完整地保存在地層之中。

她忽然明白——

這不是下降，而是進入一段被保留的時間。

皮羅斯最後踏入那片區域。

火焰沒有亮起，也沒有熄滅，只是縮成一個穩定的小點，像是理解到這裡不需要證明力量。火在此處，不是主角。

地面開始緩慢下傾。

沒有邊緣，沒有入口的形狀。坡道自然展開，像是某種原本就存在、卻直到此刻才被允許使用的地層過渡。

聲音在這裡變得低沉而柔軟。腳步不再回響，而是被吸收後，轉化為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背景頻率。

畢達哥拉斯在行走中，突然意識到一件事。

他們沒有跨過界線。界線，在他們之後才出現。

當他回頭時，巴蘭曠野仍在原處。

沙、月光、風，一切如常。

但那片空間，已經無法再被走回。

不是因為阻擋，而是因為——它不再屬於地表世界的連續結構。

前方的光線逐漸變得均勻，沒有來源，卻足以讓輪廓清晰浮現。

牆面不再呈現侵蝕的隨機痕跡，而是出現一種過於平滑的曲度，像是地層在某個時代，被要求長期維持穩定。

瑠珂停下腳步，第一次露出確定的神情。

「這裡開始，下面的世界不再承受變化。」

「只有被保留下來的東西，才能存在。」

畢達哥拉斯站在入口前廊真正的內緣，終於理解了第三基地的本質。

它不是被隱藏的。而是——從未打算被尋找。

他們之所以能站在這裡，不是因為解開了謎題，
而是因為在巴蘭曠野中，他們選擇了不喚醒、不索取、不破壞。

於是，世界替他們讓開了一步。

而更深處，仍然沉默地等待。

§ 遠古巨獸

前廊的盡頭忽然失去了方向感。

不是因為黑暗，而是因為尺度。
光線在這裡變得過於平均，沒有遠近，也沒有焦點，彷彿空間本身被拉成一張平坦而寬廣的幕布。

然後，地層開始變形。

不是裂開，而是整片下沉。牆面與地面之間原本柔和的弧度被強行拉長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下面翻身，迫使整個空間重新學會如何承載重量。

瑠珂的呼吸停了一拍。

「不要動。」她說得極慢，彷彿語速本身也會驚動什麼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，腳下的地面不再回饋重量，而是變得近乎柔順，像一層被長時間壓平的礦物薄板，正在承受一次本不屬於它的尺度。

前方的地層凹陷得更深了。

在那片緩慢下沉的弧面之中，一段龐大到無法辨識全貌的形體逐漸顯露。起初只是深色的輪廓，隨後是層層疊疊、如同岩層般排列的節狀外殼。

那不是鱗片。

每一節外殼都像是一片獨立的地質年代，邊緣圓鈍，表面覆滿細微而古老的裂紋，彷彿曾承受過無數次擠壓與回縮。光線落在其上，不反射，也不吸收，只是消失，像被某種更深的物質吞沒。

牠正在移動。

不是前行，也不是後退，而是沿著自身的長度進行調整。那動作極慢，卻帶來令人難以忽視的變化——整個前廊的牆面隨之微微偏移，原本完美的曲線被重新校準，像是為了避開一個早已被記錄在結構裡的形體。

接著，他們看見了更清楚的部分。



一段巨大到近乎荒謬的脊背從地層中浮現，節節相連，每一節都比一艘船的船腹還要寬闊。其間隱約可見深陷的縫隙，並非傷口，而是讓地層呼吸的空隙。

尾部的輪廓在遠處緩慢滑過，帶起一陣幾乎不可察覺的壓力變化。沒有用動，沒有聲響，只是存在本身，就迫使空間為之讓路。

優媿婭感覺到水被擠壓，又沿著牠經過的路徑緩慢回流，像遠古河道被再次使用。

薩戈察覺不到風，卻感覺到氣壓在牠周圍形成了穩定而持續的層流。

皮羅斯掌心的火焰完全熄滅，不是被壓制，而是被剝奪了任何存在的必要。
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忽然意識到——
這不是一頭生活在地底的生物。

這是一個與地層共同演化的存在。

牠的身體不是侵入地底，而是被地底長時間記住、塑形、遷就。前廊之所以呈現如今的曲度，不是為了引導人類，而是為了在漫長的歲月裡，反覆避讓這樣的形體而留下的痕跡。

牠沒有頭顱落入視野。

或許是因為那部分仍在更深處，
又或許——這個概念本身，對牠而言並不重要。

牠的移動終於完成。

地層緩慢回彈，牆面重新貼合，光線恢復均勻。那龐大的形體再次沉入深層，彷彿從未浮現。

前廊重新變得安靜。

但那份安靜，已經不再是空無一物的靜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那裡，胸腔仍殘留著方才壓力流過時的餘感。

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第三基地的處境。

它不是建在安全之處，而是建在必須保持謙卑的地方。

因為在這樣的深度，文明只是暫時的結構，而這樣的存在，才是世界本身。

§ 地下基地

蜥龍沉入地層之後，震動逐漸消失。

不是停止，而是被吸收。彷彿整個地下世界早已習慣那樣的重量，並且知道如何讓它回到應有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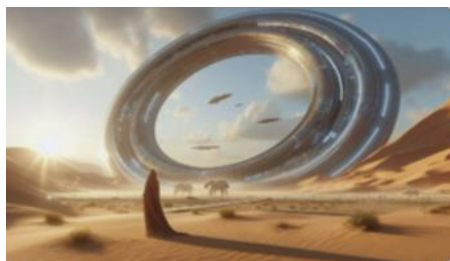
前方的空間隨之安靜下來。

畢達哥拉斯往前走了幾步，腳下的觸感變得異常穩定。

沙、岩、層理的區別在這裡失去了意義，地面不再回應重量，只是單純地承載。

光線沒有來源，卻足以讓輪廓浮現。

他第一次意識到，自己不是在一個洞穴中，而是在一個被刻意保留下來的空間裡。



前方的地層逐漸變得平滑，所有自然形成的紋理都在某個距離之外停止了延續。那裡出現了一個巨大而內凹的結構面，形狀簡單到近乎殘酷，沒有接縫，沒有裝飾，也沒有任何象徵意義。

它只是存在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，沒有靠近。

他感覺不到威壓，也感覺不到召喚。那個結構不對他產生任何情緒上的回應，甚至沒有「無視」的意圖。

它只是持續運作。

在那樣的沉默之中，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這不是為了被發現而建造的。

不是為人類，不是為智慧，甚至不是為紀錄。

它存在的理由，早於任何敘事。

後記：

遠古時期，外星人在克里特島深淵、埃及胡夫金字塔、西奈沙漠深處建立飛碟基地，人類的古文明承繼了外星文明。